四庫全書

子部

風俗通義卷六

漢　應劭　撰

聲音

易稱先王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詩云鐘鼓鍠鍠磬管鏘鏘降福穰穰書曰擊石拊石百獸率舞鳥獸且猶感應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夫樂者聖人所以動天地感鬼神按萬民成性類者也故黃帝作咸池顓頊作六莖嚳作五英堯作大章舜作韶禹作夏湯作

頀武王作武周公作勺勺言能斟勺先祖之道也武言以功定天下也頀言救民也夏大承二帝也韶繼堯也大章章之也五英英華茂也六莖及根莖也咸池備矣其後周室陵遲禮崩樂壞諸侯恣行競悅所習桑間濮上鄭衛宋趙之聲彌以放遠滔湮心耳乃忘平和亂政傷民致疾損壽重遭暴秦遂以闕亡漢興制氏世掌大樂頗能紀其鏗鏘而不能說其義武帝始定郊祀巡省告封樂官多所增飾然非雅正故繼其條暢曰聲音也

昔黄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崑崙之陰取竹於嶰谷取其竅厚均者斷兩節而吹之以為黄鍾之管制十二筩以聽鳳之鳴其雄鳴為六雌鳴亦為六天地之風氣正而十二律之五聲於是乎生八音於是乎出聲者宫商角徵羽也音者土曰壎匏曰笙革曰鼓竹曰管絲曰絃石曰磬金曰鐘木曰柷詩曰鶴鳴于九皐聲聞于天書曰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由是言之聲本音末也

商

謹按劉歆鐘律書商者章也物成熟可章度也五行為金五常為義五事為言凡歸為臣

角

謹按劉歆鐘律書角者觸也物觸地而出戴芒角也五行為木五常為仁五事為貌凡歸為民

宮

謹按劉歆鐘律書宫者中也居中央暢四方倡始施生為四聲綱也五行為土五常為信五事為思凡歸為君

徵

謹按劉歆鐘律書徵者祉也物盛大而繁祉也五行為火五常為禮五事為視凡歸為事

羽

謹按劉歆鐘律書羽者宇也物聚藏宇覆之也五行為水五常為智五事為德凡歸為物故聞其宮聲使人温潤而廣大聞其商聲使人方正而好義聞其角聲使人整齊而好禮聞其徵聲使人惻隱而博愛聞其羽聲使

人善養而好施宫聲亂者則其君驕商聲錯者則其臣壞角聲繆者則其民怨徵聲洪者則其事難羽聲差者則其物亂春宫秋律百卉必彫秋宫春律萬物必榮夏宫冬律雨雹必降冬宫夏律雷必發聲夫音樂至重所感者大故曰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

塤一作壎者古今字也

謹按世本暴辛公作塤詩云天之誘民如塤如篪塤燒

土也圍五寸半長三寸半有四孔其二通凡為六孔

笙

謹按世本隨作笙長四寸十二簧像鳳之身正月之音也物生故謂之笙詩云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大笙謂之簧小者謂之和

鼓

謹按易稱鼓之以雷霆聖人則之不知誰所作也鼓者郭也春分之音也萬物郭皮甲而出故謂之鼓周禮六

鼓雷鼓八面靈鼓六面路鼓四面鼖鼓晉鼓皆二面詩云擊鼓其鏜論語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管

謹按詩云嘒嘒管聲簫管備舉禮樂記管漆竹長一尺六孔十二月之音也物貫地而芽故謂之管尚書大傳舜之時西王母來獻其白玉琯昔章帝時零陵文學奚景於泠道舜祠下得生白玉管知古以玉為管後乃易之以竹耳夫以玉作音故神人和鳳皇儀也

琴

謹按世本宓羲作瑟八尺一寸四十五絃黄帝書泰帝使素女鼔瑟而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為二十五絃春秋師曠為晉平公奏清徵之音有玄鶴二八從南方來進於廊門之阨再奏之而成列三奏之則延頸而鳴舒翼而舞音中宫商聲聞于天平公大說坐者皆喜平公提觴而起為師曠壽反坐而問曰音莫悲於清徵乎師曠曰不如清角平公曰清角可得聞乎師曠曰不可昔黄

帝駕象車交龍畢方並轄蚩尤居前風伯進掃雨師灑道虎狼在後虫蛇伏地大合鬼神於泰山之上作為清角今主君德薄不足以聽之聽之將恐有敗平公曰寡人老矣所好者音也願遂聞之師曠不得已而鼓之一奏之有雲從西北起再奏之暴風至大雨灃沛裂帷幕破俎豆墮廊瓦凡坐者散走平公恐懼伏于室側身遂疾痛晉國大旱赤地三年故曰不務德治而好五音則窮身之事也今瑟長五尺五寸非正器也

磬

謹按世本毋句作磬尚書豫州錫貢磬錯詩云笙磬同音論語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者曰有心哉

鍾

謹按世本垂作鍾秋分之音也詩鼓鍾于宮聲聞于外論語云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周景王將鑄大鍾單穆公諫曰夫先王之制鍾也大不出均重不過石律度量衡於是乎生小大器用於是乎出故聖人慎之今王作鍾

聽之弗及比之不度鐘磬不可以知和制度不可以出節無益於樂而鮮民財將焉用之

柷

謹按禮樂記柷漆桶方畫木方三尺五寸高尺五寸中有椎工用柷止音為節書曰合止柷敔笙鏞以間聲所以五者繫五行也音所以八者繫八風也傳曰八音之變不可勝聽也由經五藝六而其枝别葉布繁華無已也

琴

謹按世本神農作琴尚書舜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詩云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雅琴者樂之統也與八音並行然君子所常御者琴最親密不離於身非必陳設於宗廟鄉黨非若鐘鼓羅列於虡懸也雖在窮閻陋巷深山幽谷猶不失琴以為琴之大小得中而聲音和大聲不讙人而流漫小聲不湮滅而不聞適足以和人意氣感人善心故琴之為言禁也雅之為言正也

言君子守正以自禁也夫以正雅之聲動感正意故善心勝邪惡禁是以古之聖人君子慎所以自感因邪禁之適故近之間居則為從容以致思焉如有所窮困其道閉塞不得施行及有所通達而用事則著之於琴以抒其意以示後人其道行和樂而作者命其曲曰暢暢者言其道之美暢猶不敢自安不驕不溢好禮不以暢其意也其遇閉塞憂愁而作者命其曲曰操操者言遇菑遭害困厄窮迫雖怨恨失意猶守禮義不懼不懾樂

道而不失其操者也昔伯牙方鼓琴鍾子期聽之而意在高山子期曰善哉乎巍巍若太山頃之間而意在流水鍾子又曰善哉乎湯湯若江河子期死伯牙破琴絶絃終身不復鼓以為世無足為音者也今琴長四尺五寸法四時五行也七絃者法七星也

空侯 又坎侯

謹按漢書孝武皇帝賽南越禱祠太一后土始用樂人侯調依琴作坎坎之樂言其坎坎應節奏也侯以姓冠

章耳或說空侯取其空中琴瑟皆空何獨坎侯耶斯論是也詩云坎坎鼓我是其文也

箏

謹按禮樂記五絃筑身也今并涼二州箏形如琴不知誰所改作也或曰秦蒙恬所造

筑

謹按太史公記燕太子丹遣荆軻欲西刺秦王與客送之易水而設祖道高漸離擊筑荆軻和歌為濮上音士

皆垂髮涕泣後為羽聲慷慨而瞋目髮盡上指冠荆軻入秦事敗而死漸離變名易姓為人庸保匿作於宋子久之作苦聞其家堂上客擊筑伎癢不能出言曰彼有善不善從者告其主曰彼庸乃知音竊言是非家丈人作樂召前使擊筑一坐稱美賜酒而漸離念久畏約毋窮已時乃退出裝匣中筑與其善衣更容貌而前莫不驚愕下與亢禮以為上客使擊筑歌無不涕泣而去者宋子客傳之聞於秦始皇始皇召見人有識者乃高

漸離始皇惜其善擊筑重殺之乃矐其目使擊筑未嘗不稱善稍益近之漸離乃以鉛置筑木中後進得近舉筑扑始皇不中於是遂誅

缶

謹按易稱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詩云坎其擊缶宛丘之道缶者瓦器所以盛漿秦人鼓之以節歌太史公記趙惠文王與秦昭王會於澠池秦王飲酒酣曰寡人竊聞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鼓瑟秦御史前曰某日秦王

與趙王會飲令趙王鼓瑟藺相如前曰竊聞秦王善為秦聲請奏缶以相樂秦王怒不許於是相如進曰五步之内相如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張目叱之皆靡於是秦王不懌為一擊缶相如顧召御史書曰秦王為趙王擊缶也

笛 篴同

謹按樂記武帝時丘仲之所作也笛者滌也所以蕩滌邪穢納之於雅正也長二尺四寸七孔其後又有羌笛

馬融笛賦曰近世雙笛從羌起羌人伐竹未及已龍鳴水中不見後截竹吹之音相似剡其上孔通洞之材以當檛使易持京君明賢識音律故本四孔加以一君明所加孔後出是謂商聲五音畢

批把

謹按此近世樂家所作不知誰也以手批把因以為名長三尺五寸法天地人與五行四絃象四時

竽

謹按禮記管三十六簧也長四尺二寸今二十三管

簧

謹按世本女媧作簧簧笙中簧也詩云吹笙鼓簧承筐是將

籥

謹按周禮籥師氏掌教國子吹籥詩云以籥不僭籥樂之器竹管三孔所以和衆聲也

篪 與箎同

謹按世本蘓成公作篪管樂十孔長尺一寸詩云伯氏吹塤仲氏吹篪

簫

謹按尚書舜作簫韶九成鳳凰來儀其形參差像鳳之翼十管長一尺

籟

謹按禮樂記三孔籥也大者謂之産其中謂之仲小者謂之箹

菰

謹按漢書舊注菰吹鞭也菰者憮也言其節憮威儀

荻

謹按漢書注荻萧也言其聲音荻荻名自定也

風俗通義卷六

風俗通義卷七

漢 應劭 撰

窮通

易稱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然時有昏晦詩美滔滔江漢南北之紀然時有壅滯論語固天縱之莫盛於聖然時有困否日月不失其體故蔽而復明江漢不失其源故窮而復通聖人不失其德故廢而復興非唯聖人俾爾單厚夫有恒者亦允臻矣是故君子厄窮而不閔勞

辱而不苟樂天知命無怨尤焉故録先否後喜曰窮通也

孔子困於陳蔡之間七日不嘗粒藜羮不糝而猶絃琴於室顔回擇菜於戸外子路子貢相與言曰夫子逐於魯削迹於衛拔樹於宋今復見厄於此殺夫子者無罪籍夫子者不禁夫子絃歌鼓儛未嘗絶音蓋君子之無恥也若此乎顔淵無以對以告孔子孔子恬然推琴喟然而嘆曰由與賜小人也召吾語之子路與子貢入子路曰如此可謂窮矣夫子曰由是何言也君子通於

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窮今丘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爲故内省不疚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大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栢之茂也昔者桓公得之莒晉文公得之曹越得之會稽陳蔡之厄於丘其幸乎自衛反魯删詩書定禮樂制春秋之義著素王之法復相定公會于夾谷昭舊以正其禮抗辭以拒其侮齊人謝過來歸鄆讙龜陰之田焉

孟軻受業於子思既通游於諸侯所言皆以爲迂遠而

闊於事情然終不屈道趣勢枉尺以直尋嘗仕於齊位至卿後不能用孟子去齊尹士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為湯武則是不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干澤也千里而見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後出晝是何濡滞也軻曰夫尹士烏知予哉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予三宿而出晝於予心猶以為速王庶幾改諸王如改之則必反予夫出晝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後浩然有歸志魯平公駕將見孟子嬖人臧

倉謂曰何哉君所謂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爲賢乎樂

正子曰克告於君君將爲來見也嬖人有臧倉者沮君

君是以不果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之所能

也吾不遇於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又

絕糧於鄒薛困殆甚退與萬章之徒序詩書仲尼之意

作書中外十一篇以爲聖王不作諸侯恣行處士橫議

楊朱墨翟之言盈於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

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

獸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也吾爲此懼閑先王之道距楊墨放淫辭正人心熄邪說以承三聖者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梁惠王復聘請之以為上卿孫況齊威宣王之時聚天下賢士於稷下尊寵若鄒衍田駢淳于髡之屬甚衆號曰列大夫皆世所稱咸作書刺世是時孫卿有秀才年十五始來遊學諸子之事皆以爲非先王之法也孫卿善爲詩禮易春秋至襄王

時而孫卿最爲老師齊尚卿列大夫之缺而孫修三爲
祭酒焉齊人或讒孫卿乃適楚楚相春申君以爲蘭陵
令人或謂春申君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孫卿賢者
也今與之百里地楚其危乎春申君謝之孫卿去之游
趙應聘于秦是時七國交争尚於權詐而孫卿守禮義
貴典籍雖見窮擯而猶不黜其志作書數十篇疾濁世
之政國亂君危相屬不遵大道而營乎巫祝信禨祥蘇
秦張儀以邪道說諸侯以大貴顯隨而笑之曰夫不以

其道進者必不以其道仕又小五伯以爲仲尼之門羞稱其功後客或謂春申君曰伊尹去夏入殷殷王而夏衰管仲去魯入齊魯弱而齊彊故賢者所在君尊國安今孫况天下賢人所去之國其不安乎春申君使請孫况况遺春申君書剌楚國因爲歌賦以遺春申君因不得已乃行復爲蘭陵令焉

虞卿游説之士也一見趙孝成王賜黄金百鎰白璧一雙再見拜爲上卿故號爲虞卿其後范雎之仇魏齊亡

過平原君於是秦昭王請平原君願爲布衣之交與飲數日請曰周文王得呂尚而以爲太公齊桓得管夷吾而以爲仲父今范君亦寡人之叔父也范君之仇在君之家願使人取其頭不然吾不出君於關平原君曰貴而交者爲賤也富而友者爲貧也夫魏齊者勝之交也在固不出况今又不在臣所乎昭王乃遺趙王書曰范君之仇魏齊在平原君家王使人疾持其頭來不然吾舉兵而伐趙又不出王之弟於關趙孝成王乃發卒圍

平原君家急魏齊夜亡出見趙相虞卿虞卿度趙王終不可說乃解其印與魏齊閒行念諸侯莫可以赴急者乃復走大梁欲因信陵以至楚而信陵君聞之畏秦猶豫未肯見曰虞卿何如人哉時侯嬴在傍曰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也夫虞卿一見趙王賜白璧一雙黄金百斤再見拜爲上卿三見卒受相印萬戸侯當是之時天下爭知之夫魏齊窮困過虞卿不敢重爵禄之尊解相印捐萬戸侯而閒行以急士窮而歸公子公子曰何

如人知人固未易也信陵君大慙駕如野迎之魏齊聞信陵君之初重見之大怒而自刎趙王聞之卒取其頭與秦秦乃遣平原君虞卿遂留於魏魏趙畏秦莫復用困而不得意乃著書八篇號虞氏春秋焉

孟嘗君逐於齊見反譚子迎於澅曰君怨於齊大夫乎孟嘗君曰有譚子曰如意則殺之乎夫富貴則人爭歸之貧賤則人爭去之此物之必至而理之固然也願君勿怨請以市論朝而盈焉夕而虛焉非朝愛之而夕憎之也求在故

往亡故去孟嘗君曰謹受命於是削所怨者名而已

韓信常從南昌亭長食數月亭長妻患之乃晨早食食時信往不爲具食信亦知意遂絶去釣城下有一漂母見信飢飯之竟漂數十日信曰吾必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耳豈望報乎淮陰少年有侮信者曰君雖姣麗好帶長劒怯耳能死刺我不能則出我跨下於是信熟視之俛出跨下匍匐一市人皆笑以爲信怯後佐命大漢功冠天下封爲楚王賜所食母千

金及亭長與百錢曰公小人也為德不竟召辱信之少年以爲中尉告諸侯將相曰此人壯士也方辱我時豈不能殺之殺之無名故忍至於此也

韓安國爲梁中大夫坐法抵罪蒙獄吏田甲辱安國安國曰死灰獨不復然乎田甲曰然則溺之居無幾梁內史缺孝景皇帝遣使者即拜安國爲內史起徒中爲二千石田甲亡安國曰甲不就官我滅乃宗甲肉袒謝安國笑曰公等可與治乎卒善遇之

李廣去雲中太守屏居藍田南山中射獵嘗夜從一騎出飲田間還霸陵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故也宿亭下居無何匈奴入遼西大爲邊害於是孝武皇帝乃名廣爲北平太守廣請霸陵尉與俱至軍斬之上書謝罪上報曰將軍者國之爪牙也司馬法曰登車不式遭喪不服振旅撫師以征不服率三軍之心同戰士之力故怒形則千里竦威振則萬物伏是以名聲暴於夷貊威稜憺乎鄰國夫報忿除

害捐殘去殺朕之所圖於將軍也若乃免冠徒跣稽顙請罪豈稱朕之指哉

太尉沛國劉矩叔方爲尚書令失將軍梁兾意遷常山相去官兾妻兄孫禮爲沛相矩不敢還鄉里訪友人彭城環王都王都素敬重矩欲得其意喜於見歸爲除處所意氣周密人有請王都者禍至無日何宜爲其主乎王都因事遠出家人不復占問暑則鬱蒸寒則凜凍且飢且渴如此一年矩素直亮衆談同兾寤亦舉薦轉薄

爲厚上補從事中郎復爲尚書令五卿三公爲國光鎮

王都懟悔自絶

司徒中山祝恬字伯休公車徵道得温病過友人鄴令謝著

著拒不通因載病去至汲積六七日止客舍中諸生曰令君

所苦沈結困無醫師聞汲令好事欲往語之恬曰謝著我舊

友也尚不相見視汲令初不相知語之何益死生命也醫藥

曷為諸生事急坐相守吉凶莫見收舉便至寺門口白時令

汝南應融義高聞之驚愕即嚴駕出逕詣牀蓐手自撫摩對之垂涕

曰伯休不世英才當爲國家幹輔人當有生相知者默
止客舍不爲人所知邂逅不其幸哉家上有尊老下有
弱小願相隨俱入廨傳伯休辭讓融遂不聽歸取衣車
厚其薦蓐躬自御之手爲丸藥口嘗饘粥身自分熱三
四日間加甚劣極便制衣棺器送終之具後稍加損又
謂伯休吉凶不諱憂怖交心間粗作備具相對悲喜宿
止傳中數十餘日伯休彊健入舍後室家酣宴乃別伯
休到拜侍中尚書僕射令豫章太守大將軍從事中郎

義高爲廬江太守八年遭母喪停柩官舍章百餘上得聽行服未闋而恬拜司隸薦融自代歷典五郡名冠遠近著去鄴淺薄流聞不爲公府所取

司徒潁川韓演伯南爲丹陽太守坐從兄季朝爲南陽太守刺探尚書演法車徵以非身中贓釁道路聽其從容至蕭蕭令吳斌演同歲也未至謂其賓從到蕭乃一相勞而斌内之猶狃堅其鏁械躬將兵馬送之出境從事汝南閻符迎之於杼秋相得令止傳舍解其桎梏入

與相見爲致餚饌曰明府所在流稱今以公徵往便原除不宜深入以介意意氣過於所望到亦遇赦其間無幾演爲沛相斌去官乃臨中台首辟符焉

太傅汝南陳蕃仲舉去光禄勳還到臨潁巨陵亭從者擊亭卒數下亭長閉門收其諸生人客皆厭毒痛欲復收蕃蕃曰我故大臣有罪州郡尚當先請今約勑兒客無素幸皆坐之何謂乃欲相及相守數時會行亭掾至因乃得免時令范伯弟亦即殺其亭長蕃本召陵父梁

父令別仕平與其祖河東太守家在召陵歲時往祠以先人所出重煩廨亭止諸冢舍時令劉子輿亦本凡庸不肯出候股肱爭之𠢜乃會其冢上着持板迎之長跪令徐乃下車即坐不命去板辭意又不謙恪着深忿之令去顧謂賓客平輿老夫何須召陵令哉不但為先家故耶而為小豎子所慢孔子曰假我數年乎其明年桓帝赫然誅五侯鄧氏海内望風草偃子輿以贓疾見彈埋於當世矣着起於家為尚書僕射太中大夫太尉

謹按尚書曰人惟求舊詩云雖有兄弟不如友生論語久要不忘平生之言周禮九兩友以任得民是以隋會圖其身而不遺其友鮑叔度其德而固推管子厥後陵遲彌已凋翫伐木有鳥鳴之刺谷風有弃予之怨陳餘張耳携手遯秦友猶父子及據國爭權還爲豺虎自漢所稱王貢彈冠蕭朱結綬博育復隙其終始以交爲難況容悅偶合而能申固其好者哉故長平之吏移於冠軍魏其之客移於武安鄭當汲黯亦旋復然翟公疾之乃

書其門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貴一賤交情乃見自古患焉非直今也韓信寵秩出跨下之人斯難能也安國不念舊惡合禮中平李廣因威歸怨非義之理宣尼曁軻皆降而復升兼濟天下唯虞卿逼於彊秦獨善其身纘述篇籍垂訓後昆昔子夏心戰則臞道勝如肥何必高位豐爵以爲融懿也

風俗通義卷七

風俗通義卷八

漢 應劭 撰

祀典

禮天子祭天地山川歲徧春秋國語凡禘郊宗祖報此五者國之典禮加之以社稷山川之神皆有功烈於民者也及前哲令德之人所以爲質者也及天之三辰所昭仰也地之五行所生殖也九州名山川澤所出財用也非是族也不在祀典禮矣論語非其鬼而祭之諂也

又曰淫祀無福是以泰山不享季氏之旅而易美西鄰之禴祭蓋重祀而不貴牲敬實而不求華也自高祖受命郊祀祈望世有所增武帝尤敬鬼神于時盛矣至平帝時天地六宗以下及諸小神凡千七百所今營宇夷泯宰器闕亡蓋物盛則衰自然之道天其或者欲反本也故記叙神物曰祀典也

先農

謹按春秋左氏傳曰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孟獻

子曰吾乃今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周四月今二月也先農之時也孝文帝二年正月詔曰農者天下之本其開藉田朕躬帥耕以給宗廟粢盛今民間名曰官田古者使民如借故曰藉田

社神

孝經說社者土地之主土地廣博不可徧敬故封土以爲社而祀之報功也周禮說二十五家置一社但爲田

祖報求詩云乃立冢土又曰以御田祖以祈甘雨

謹按春秋左氏傳曰共工有子曰勾龍佐顓頊能平九土爲后土故封爲上公祀以爲社非地祇

稷神

孝經説稷者五穀之長五穀衆多不可徧祭故立稷而祭之

謹按春秋左氏傳有烈山氏之子曰柱能殖百穀蔬果故立以爲稷正也周棄亦以爲稷正也周棄亦以爲稷

自商以來祀之禮緣生以事死故社稷人祀之也則祭稷穀不得稷米稷反自食也而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司馬子魚諫曰古者六畜不相爲用祭以爲人也民人神之主也用人其誰享之詩云吉日庚午既伯既禱豈復殺馬以祭馬乎孝經之説於斯悖矣米之神爲稷故以癸未日祠稷於西南水勝火爲金相也

靈星

俗説縣令問主簿靈星在城東南何法主簿仰答曰唯

靈星所以在東南者亦不知也

漢書郊祀志高祖五年初置靈星祀后稷也歐爵䱐揚田農之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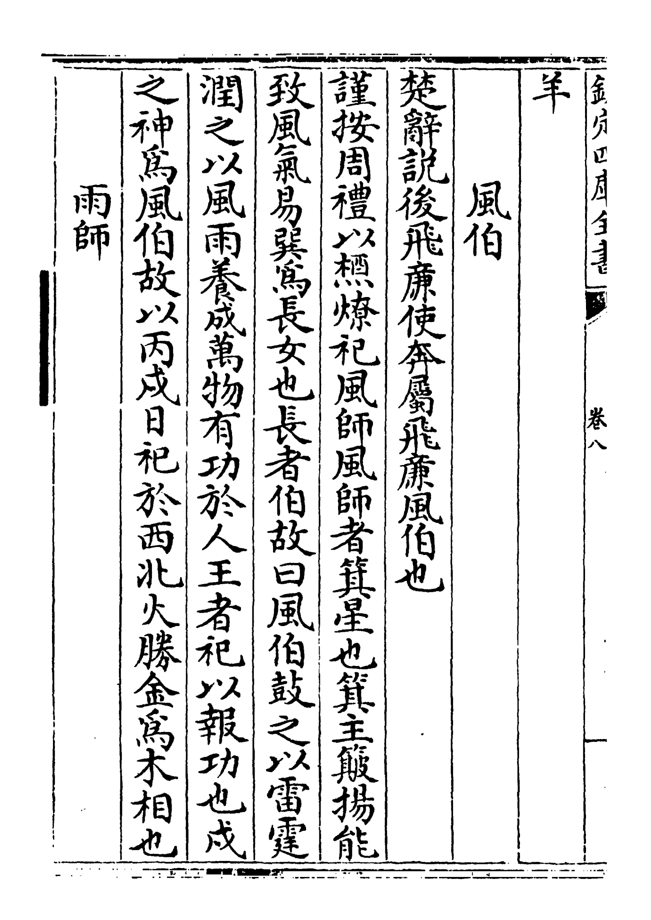
謹按祀典既以立稷又有先農無爲靈星復祀后稷也左中郎將賈逵說以爲龍第三有天田星靈者神也故祀以報功辰之神爲靈星故以壬辰日祀靈星於東南金勝木爲土相也

竈神

禮器記曰臧文仲安知禮燔柴於竈竈者老婦之祭也故盛於盆尊於瓶

周禮說顓頊氏有子曰黎爲祝融祀以爲竈神

謹按明堂月令孟夏之月其祀竈也五祀之神王者所祭古之神聖有功德於民非老婦也漢記南陽陰子方積恩好施喜祀竈臘日晨炊而竈神見再拜受神時有黄羊因以祀之其孫識執金吾封原鹿侯興衛尉鮦陽侯家凡二侯牧守數十其後子孫常以臘日祀竈以黄



羊

風伯

楚辭說後飛廉使奔屬飛廉風伯也

謹按周禮以槱燎祀風師風師者箕星也箕主簸揚能致風氣易巽爲長女也長者伯故曰風伯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養成萬物有功於人王者祀以報功也戌之神爲風伯故以丙戌日祀於西北火勝金爲木相也

雨師

春秋左氏傳説共工之子爲玄冥師鄭大夫子産禳於玄冥雨師也

謹按周禮以槱燎祀雨師雨師者畢星也詩云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易師封也土中之衆者莫若水衆者師也雷震百里風亦如之至於泰山不崇朝而徧雨天下異於雷風其德散大故雨獨稱師也丑之神爲雨師故以已丑日祀雨師於東北土勝水爲火相也

桃梗　葦茭　畫虎

謹按黄帝書上古之時有荼與鬱壘昆弟二人性能執鬼度朔山上章桃樹下簡閲百鬼無道理妄爲人禍害荼與鬱壘縛以葦索執以食虎於是縣官常以臘除夕飾桃人乗葦茭畫虎於門皆追效於前事冀以衛凶也桃梗梗者更也歲終更始受介祉也戰國策齊語孟嘗君將西入秦諫者千數而弗聽蘇代欲止之曰臣之來也過於淄上有土偶人焉與桃梗相與語謂土偶人曰子西岸之土也埏子以爲人至歲八月天霖雨淄水至

則子殘矣曰不然吾西岸之土也殘則復西岸耳今子東園桃木也削子以爲人降雨下澅水至泆子而汎汎將何如矣夫秦四塞之國譬若虎口而入之則不知其可孟嘗乃止春秋左氏傳曰魯襄公朝楚會楚康王卒楚人使公親襚公患之叔孫穆叔曰祓殯而襚則布帛也乃使巫以桃茢先祓殯楚人弗禁既而悔之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深山窮谷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也葦茭傳曰萑葦有

𧂭吕氏春秋湯始得伊尹祓之於廟薫以萑葦周禮卿大夫之子名曰門子論語誰能出不由戶故用葦者欲人子孫蕃殖不失其類有如萑葦茭者交易隂陽代興也虎者陽物百獸之長也能執搏挫鋭噬食鬼魅今人卒得惡遇燒煑虎皮飲之撃其爪亦能辟惡此其驗也

雄雞

俗說雞鳴將旦爲人起居門亦昏閉晨開扞難守固禮貴報功故門戶用雞也

青史子書說雞者東方之牲也歲終更始平秩東作萬物觸戶而出故以雞祀祭也太史丞鄧平說臘者所以迎刑送德也大寒至常恐隂勝故以戌日臘戌者溫氣也用其氣日殺雞以謝刑德雄著門雌著戶以和隂陽調寒配水節風雨也

謹按春秋左氏傳周大夫賓孟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歸以告景王曰憚其爲犧也山海經曰祠鬼神皆以雄雞魯郊祀常以丹雞祀日以其朝聲赤羽去魯侯之咎

今人卒得鬼刺痱病殺雄雞以傅其心上病賊風者作雞頭可以治蠱由此言之雞主以禦死辟惡也

殺狗磔邑四門

俗說狗别賓主善守禦故著四門以辟盜賊也

謹按月令九門磔禳以畢春氣蓋天子之城十有二門東方三門生氣之門也不欲使死物見於生門故獨於九門殺犬磔禳犬者金畜禳者却也抑金使不害春之時所生令萬物遂成其性火當受而長之故曰以畢春

氣功成而退木行終也

太史公記秦德公始殺狗磔邑四門以禦蠱菑今人殺白犬以血題門戶正月白犬血辟除不祥取法於此也

膢

謹按韓子書山居谷汲者膢臘而買水楚俗常以十二月祭飲食也又曰嘗新始殺也食新曰貙膢

臘

謹按禮傳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漢改爲臘臘

者獵也言田獵取獸以祭祀其先祖也或曰臘者接也新故交接故大祭以報功也漢家火行衰於戌故曰臘也

祖

謹按禮傳共工之子曰脩好遠遊舟車所至足跡所達靡不窮覽故祀以為祖神祖者徂也詩云韓侯出祖清酒百壺左氏傳襄公將適楚夢周公祖而遣之是其事也詩云吉日庚午漢家盛於午故以午祖也

禊

謹按周禮男巫掌望祀望衍旁招以茅女巫掌歲時以祓除釁浴禊者潔也春者蠢也蠢蠢搖動也尚書以殷仲春厥民析言人解療生疾之時故於水上釁潔之也巳者祉也邪疾巳去祈分祉也

司命

謹按詩云芃芃棫樸薪之槱之周禮槱燎司中司命文昌也司中文昌上六星也槱者積薪燔柴也今民間獨

祀司命耳刻木長尺二寸爲人像行者擔篋中居者别
作小屋齊天地大尊重之汝南餘郡亦多有皆祠以臘
率以春秋之月

風俗通義卷八

風俗通義卷九

漢 應劭 撰

怪神

禮天子祭天地五嶽四瀆諸侯不過其望也大夫五祀士門戶庶人祖蓋非其鬼而祭之諂也又曰淫祀無福是以隱公將祭鍾巫遇賊蔿氏二世欲解淫神閻樂刼弑仲尼不許子路之禱而消息之節平荀罃不從桑林之祟而晉侯之疾間由是觀之則淫躁而畏者災自取

之厥咎嚮應反誠據義内省不疚者物莫能動禍轉為福矣傳曰神者申也恠者疑也孔子稱土之恠為墳羊論語子不語恠力亂神故采其晃著者曰恠神也

世間多有見恠驚恠以自傷者

謹按管子書齊公出於澤見衣紫衣大如轂長如轅拱手而立還歸寢疾數月不出有皇士者見公語驚曰物惡能傷公公自傷也此所謂澤神委蛇者也唯霸主乃得見之於是桓公欣然笑不終日而病愈予之祖父郴

爲汲令以夏至日見主簿杜宣因賜酒時北壁上有懸赤弩照於杯形如蛇宣畏惡之然不敢不飲其日便得胸腹痛切妨損飲食大用羸露攻治萬端不爲愈後郴因事過至宣家闚視問其變故云畏此蛇蛇入腹中郴還廳事思惟良久顧見懸弩曰必是也則使門下史將鈴下侍徐扶輦載宣於故處設酒盃中故復有蛇因謂宣此壁上弩影耳非有他怪宣遂解甚夷懌由是瘳平官至尚書歷四郡有威名焉

世間多有惡夢變難必效

謹按晏子春秋齊景公病水十日夜夢與二日鬬而不勝晏子朝公曰吾夢與二日鬬寡人不勝我其死也晏子對曰請召占夢者立於閨使以車迎召占夢者至曰曷爲見召晏子曰公夢與二日鬬不勝恐必死也占夢者曰請反具書晏子曰無反書公無所病病者陰也日者陽也一陰不勝二陽公病將已居三日公病大愈且賜占夢者曰此非臣之功也晏子教臣對也公召晏子

將賜之晏子曰占夢者以臣之言對故有益也使臣身言之則不信矣此占夢者之力也臣無功焉公召吏而使兩賜之晏子不爲奪人之功占夢者不蔽人之能

城陽景王祠

謹按漢書朱虛侯劉章齊悼惠王子高祖孫也宿衛長安年二十有氣力高后攝政諸呂擅恣章私忿之嘗入侍宴飲章爲酒吏自請曰臣將種也請得軍法行酒有詔可酒酣章進歌舞已而復曰請爲太后耕田歌太后

笑曰顧汝父知田耳若生而爲王者子安知田乎曰臣知之深耕廣種立苗欲疏非其種者鉏而去之太后默然頃之諸吕有亡酒者章拔劒追斬之而還報曰有亡酒一人臣謹行軍法斬之太后左右大驚業許之矣無以罪也自是諸吕畏憚雖大臣亦皆依之高后崩諸吕作亂欲危社稷章與周勃共誅滅之尊立文帝封城陽王賜黄金千斤立二年薨城陽今莒縣是也自琅琊青州六郡及渤海都邑鄉亭聚落皆爲立祠造飾五二千

石車商人次第爲之立服帶綬備置官屬烹殺謳歌紛籍連日轉相誑曜言有神明其譴問禍福立應歷載彌久莫之匡糾唯樂安太傅陳蕃濟南相曹操一切禁絶肅然政清陳曹之後稍復如故安有鬼神能爲病者哉予爲營陵令以爲章本封朱虛幷食此縣春秋國語以勞定國能御大災凡在於他尚列祀典章親高祖之孫進說耕田軍法行酒時固有大志矣及誅諸吕尊立太宗功冠天下社稷已寧同姓如此功烈如彼餘郡禁之

可也朱虛與莒宜常血食於是乃移書曰到聞此俗舊多淫祀靡財妨農長亂積惑其侈可忿其愚可愍昔仲尼不許子路之禱晉悼不解桑林之祟死生有命吉凶由人哀哉黔黎漸染迷謬豈樂也哉莫之徵耳今條下禁申約吏民為陳利害其有犯者便收朝廷若私遺脫彌彌不絕主者髡截嘆無及已城陽景王縣甚尊之惟王弱冠内侍帷幄吕氏恣睢將危漢室獨見先識權發洒令抑邪扶正忠義洪毅其歆禋祀禮亦宜之於駕乘

烹殺倡優男女雜錯是何謂也三邊紛拏師老器弊朝廷旰食百姓囂然禮興在有年飢則損自今聽歲再祀備物而已不得殺牛遠迎他倡賦會宗落造設紛華方廉察之明爲身計而復僭失罰與上同明除見處勿後中覺

九江逡遒有唐居山名有神衆巫共爲取公嫗歲易男不得復娶女不得復嫁百姓苦之

謹按時太守宋均到官主者白出錢給聘男子女均曰

衆巫與神合契知其旨欲卒取小民不相當於是勑條巫家男女以備公嫗巫叩頭服罪乃殺之是後遂絶

會稽俗多淫祀好卜筮民一以牛祭巫祝賦歛受謝民畏其口懼被祟不敢拒逆是以財盡於鬼神産匱於祭祀或貧家不能以時祀至禁言不敢食牛害或發病且死先爲牛鳴其畏懼如此

謹按時太守司空第五倫到官先禁絶之掾吏皆諫倫

曰夫建功立事在敢斷爲政當信經義言淫祀無福非其鬼而祭之諂也律不得屠殺少齒令鬼神有知不妄飲食民間使其無知又何能禍人遂移書屬縣曉諭百姓民不得有出門之祀督課部吏張設罪罰犯尉以下坐祀依託鬼神恐怖愚民皆按論之有屠生輒行罰民初恐怖頗摇動不安或接祝妄言倫勑之愈急後遂斷無復有禍祟矣

鮑君神

謹按汝南鮦陽有於田得麏者其主未往取也商車十餘乘經澤中行望見此麏著繩因持去念其倖獲持一鮑魚置其處有頃其主往不見所得麏反見鮑魚澤中非人道路恠其如是大以爲神轉相告語治病求福多有效驗因爲起祀舍衆巫數十帷帳鐘鼓方數百里皆來禱祀號鮑君神其後數年鮑魚主來歷祠下尋問其故曰此我魚也當有何神上堂取之遂從此壞傳曰物之所聚斯有神言人共奬成之耳

李君神

謹按汝南南頓張助於田中種禾見李核意欲持去顧見空桑中有土因殖種以餘漿溉灌後人見桑中反復生李轉相告語有病目痛者息陰下言李君令我目愈謝以一豚目痛止疾亦行自愈衆犬吠聲因盲者得視遠近翕赫其下車騎常數千百酒肉滂沱間一歲餘張助遠出來還見之驚云此有何神乃我所種耳因就斮也

石賢士神

謹按汝南汝陽彭氏墓路頭立一石人在石獸後田家老母到市買數片餌暑熱行疲頓息石人下小瞑遺一片餌去怱不自覺行道人有見者時客適會門因有是餌客聊調之石人能治病愈者來謝之轉語頭痛者摩石人頭腹痛者摩其腹亦還自摩他處視此凡人病自愈者因言得其福力號曰賢士輜輦轂擊帷帳絳緡絲竹之音聞數十里尉部常往護視數年亦自歇末復其

故矣

世間多有亡人魄持其家語聲氣所説良是

謹按陳國張漢直到南陽從京兆尹延叔堅讀左氏傳行後數月鬼物持其女弟言我病死喪在陌上常苦饑寒有一兩不借挂柴後昔友傅子方送我五百錢在北墉中皆亡取之又李幼一頭牛文券在書篋中往求索之悉如其言婦尚不知有此女新從聟家來非其所受人哀傷益以為審父母諸弟衰經到來迎喪去精舍數

里遇漢直與諸生十餘人相追漢直顧見其家怪其如此家見漢直謂其鬼也惝惘良久漢直乃前爲父拜說其本末且悲且喜凡所聞見若此非一夫死者澌也鬼者歸也精氣消越骨肉歸于土也夏后氏用明器殷人用祭器周人兼用之視民疑也子貢問孔子死者其有知乎曰賜爾死自知之猶未晚也董無心云杜伯死親射宣王於鎬京予以爲桀紂所殺足以成軍可不須湯武之衆古事既察且復以今驗之人相啖食甚於畜生

凡菜肝鱉瘕尚能病人人用物精多有生之最靈者也何不介蔕於其胷腹而割裂之哉猶死者無知審者矣而時有漢直為狗鼠之所為

世間亡者多有見神語言飲食其家信以為是

益用悲傷

謹按司空南陽來季德停喪在殯忽然坐祭牀上顔色服飾聲氣盡是也孫兒婦女以次教誡事有條貫鞭撻奴婢皆得其過飲食飽淌辭訣而去家人大哀比絶復起

如是三四家益厭苦其後飲醉形壞但得老狗便扑殺之推問里頭沽酒家狗

世間多有狗作變恠扑殺之以血塗門戸然衆

得咎殃

謹按桂陽太守汝南李叔堅少時爲從事在家狗人立行家言當殺之叔堅云犬馬諭君子狗見人行效之何傷叔堅見縣令還解冠榻上狗戴持走家大驚時復云誤觸冠冠纓挂著之耳狗於竈前蓄火家益怔忪復云

兒婢皆在田中狗助蓄火幸可不煩鄰里此有何惡里中相罵不言無狗怪遂不肯殺後數日狗自暴死卒無纖介之異叔堅辟太尉椽固陵長原武令終享大位子條蜀郡都尉威龍司徒掾凡變怪皆婦女下賤何者小人愚而善畏欲信其說類復裨增文人亦不證察與俱悼懾邪氣承虛故速咎證易曰其亡斯自取災若叔堅者心固於金石妖至而不懼自求多福壯矣乎

昔晉文公出獵見大蛇高如隄其長竟路文公曰天子

見妖則修德諸侯修政大夫修宫士修身乃卽齋館忘食與寢請廟曰孤犠牲瘯蠡幣帛不厚罪一也遊逸無度不卹國政罪二也賦役重數刑罰慘尅罪三也有三罪矣敢逃死乎其夜守蛇吏夢天殺蛇曰何故當聖君道爲及明視之則已臭爛

武帝時迷於鬼神尤信越巫董仲舒數以爲言武帝欲驗其道令巫詛仲舒仲舒朝服南面誦詠經論不能傷害而巫者忽死

世間多有精物妖恠百端

謹按魯相右扶風臧仲英為侍御史家人作食設案欻有不清塵土投汚之炊臨熟不知釜處兵弩自行火從篋簏中起衣物燒盡而簏故完婦女婢使悉亡其鏡數日從堂下擲庭中有人聲言還汝鏡女孫年三四歲亡之求不能得二三日乃於圂中糞下啼若此非一汝南有許季山者素善卜卦言家當有老青狗物内中婉御者益喜與爲之誠欲絶殺此狗遣益喜歸鄉里皆如其言因

斷無纖介仲英遷太尉長史

汝南汝陽西門亭有鬼魅賓客宿止有死亡其厲厭者皆亡髮失精尋問其故云先時頗已有恠物其後郡侍奉掾宜禄鄭奇來去亭六七里有一端正婦人乞得寄載奇初難之然後上車入亭趨至樓下吏卒檄白樓不可上云我不惡也時亦昏冥遂上樓與婦人棲宿未明發去亭卒上樓掃除見死婦大驚走白亭長亭長擊鼓會諸廬吏共集診之乃亭西北八里吴氏婦新亡以夜

臨殯火滅火至失之家即持去奇發行數里腹痛到新
頓利陽亭加劇物故樓遂無敢復上
謹按北部督郵西平到伯夷年三十所大有才決長沙
太守到若章孫也日晡時到亭勑前導人録事掾白今
尚早可至前亭曰欲作文書便留吏卒惶怖言當解去
傳云督郵欲於樓上觀望亟掃除須臾便上未冥樓鐙
階下復有火勑我思道不可見火滅去吏知必有變當
用赴照但藏置壺中日既冥整服坐誦六甲孝經易本

訖臥有頃更轉東首以拏巾結兩足幘冠之密拔劒解帶夜時有正黑者四五尺稍高走至柱屋因覆伯夷持被掩足跣脫幾失再三徐以劒帶擊魅脚呼下火上照視老狸正赤畧無衣毛持下燒殺明旦發樓屋得所髡人結百餘因從此絶伯夷舉孝廉益陽長楚辭云鼈令尸亡泝江而上到𡵟山下蘇起蜀人神之尊立爲王漢淮陽太守尹齊其治嚴酷死未及殮怨家欲燒之尸亦飛去見於書傳樓上新婦豈虛也哉

世間多有伐木血出以爲恠者

謹按桂陽太守江夏張遼叔高去鄢令家居買田田中有大樹十餘圍扶疎蓋數畝地播不生穀遣客伐之木中血出客驚怖歸具事白叔高大怒老樹汁出此何等血因自嚴行復斫之血大流灑叔高使先斫其枝上有一空處白頭公可長四五尺忽出往赴叔高高乃逆格之凡殺四頭左右皆怖伏地而叔高恬如也徐熟視非人非獸也遂伐其木其年應司空辟侍御史兖州刺史

以二千石之尊過鄉里薦祝祖考白日繡衣榮羡如此其禍安居春秋國語曰木石之恠夔魍魎物惡能害人乎

世間多有蛇作恠者

謹按車騎將軍巴郡馮緄鴻卿爲議郎發綬笥有二赤蛇可長二尺分南北走大用憂怖許季山孫字寧方得其先人秘要緄請使卜云君後三歲當爲邊將東北四五里官以東爲名復五年爲大將軍南征此吉祥鴻卿

意其妄解實應且惑居無幾拜尚書遼東太守廷尉太常會武陵蠻夷黄高攻燒南郡鴻卿以威名素著選登亞將統六師之任奮虓虎之勢後為屯騎校尉將作大匠河南尹復再臨理官紀數方面如寧方之言春秋外蛇與内蛇闘文帝時亦復有此傳志著其云為而鴻卿獨以終吉豈所謂或得神以昌乎

世間人家多有見赤白光為變怪者

謹按太尉梁國橋玄公祖為司徒長史五月末所於中

門外卧夜半後見東壁正白如開門明呼問左右左右
莫見因起自往手親捫之壁白如故還牀復見之心大
悸動其旦予適往候之語次相告因爲說鄉人有董彦
興者即許季山外孫也其探賾索隱窮神知化雖眭孟
京房無以過也然天性褊狹羞於卜術間來候師王叔
茂請起往迎須臾便與俱還公祖虚禮盛饌下席行觴
彦興自陳下士諸生無他異分幣重言甘誠有踧踖頗
能别者願得從事公祖辭讓再三爾乃聽之曰府君當

有恠白光如門明者然不爲害也六月上旬雞鳴時南家哭聲吉也到秋節遷比行郡以金爲名位至將軍三公公祖曰恠異如此救族不暇何能致望於所不圖此相調耳到六月九日未明太尉楊秉暴薨七月二日拜鉅鹿太守鉅邊有金後爲度遼將軍歷登三事今妖見此而應在彼猶趙鞅夢童子裸歌而吳入郢也

風俗通義卷九

風俗通義卷十

漢 應劭 撰

山澤

孝經曰聖不獨立智不獨治神不過天地同靈造虛由立五嶽設三台傳曰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或伯或子男大小為差尚書咸秩無文王者報功以次秩之無有文也易稱山澤通氣禮名山大澤不以封諸侯故積其類曰山澤也

五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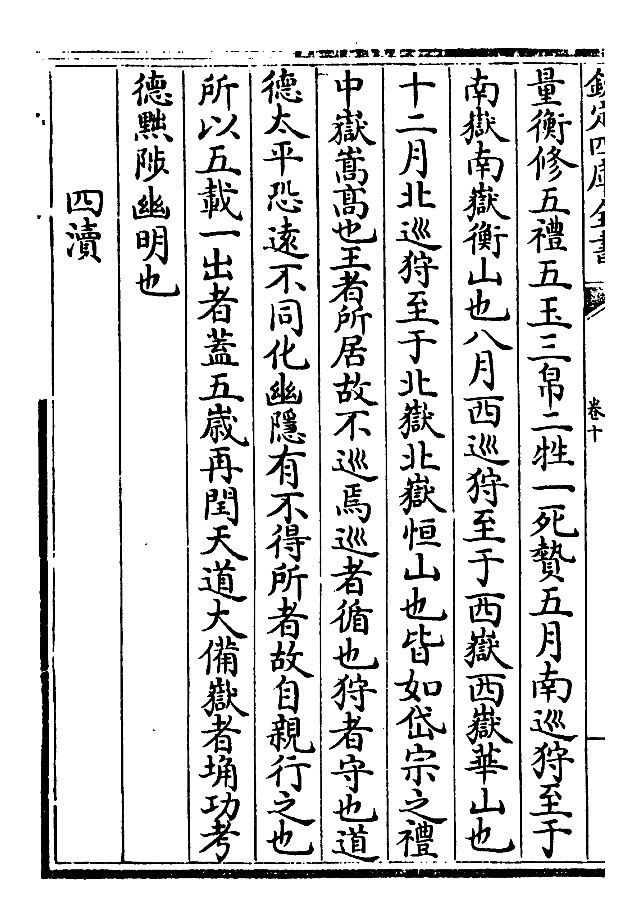
東方泰山詩云泰山巖巖魯邦所瞻尊曰岱宗岱者長也萬物之始陰陽交代雲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天下其惟泰山乎故為五嶽之長王者受命易姓改制應天功成封禪以告天地孔子曰封泰山禪梁父可得而數七十有二岱宗廟在博縣西北三十里山虞長守之十月日合凍臘月日涸凍正月日解凍皆太守自侍祠若有穢疾代行事法七十萬五千三牲燔柴

上福脯三十胸縣次傳送京師四嶽皆王同禮南方衡山一名霍霍者萬物盛長垂枝布葉霍然而大廟在廬江灊縣西方華山華者華也萬物滋然變華於西方也廟在弘農華陰縣北方恒山恒者常也萬物伏藏於北方有常也廟在中山上曲陽縣中央曰嵩高嵩者高也詩云嵩高惟嶽峻極于天廟在潁川陽城縣

謹按尚書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岱宗泰山也望秩于山川遂見東后東后諸侯也合時月正日同律度

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牲一死贄五月南巡狩至于南嶽南嶽衡山也八月西巡狩至于西嶽西嶽華山也十二月北巡狩至于北嶽北嶽恒山也皆如岱宗之禮中嶽嵩高也王者所居故不巡焉巡者循也狩者守也道德太平恐遠不同化幽隱有不得所者故自親行之也所以五載一出者蓋五歲再閏天道大備嶽者埆功考德黜陟幽明也

四瀆



河出燉煌塞外崑崙山發源注海易河出圖聖人則之禹貢九河既道詩曰河水洋洋廟在河南滎陽縣河隄謁者掌四瀆禮祠與五嶽同江出蜀郡湔氐徼外㟭山入海詩云江漢滔滔禹貢江漢朝宗于海廟在廣陵江都縣淮出南陽平氏桐栢大復山東南入海禹貢海岱及淮淮沂其乂詩云淮水湯湯廟在平氏縣濟出常山房子賛皇山東入泪禹貢浮于汶達于濟廟在東郡臨邑縣

謹按尚書大傳禮三正記江河淮濟為四瀆瀆者通也所以通中國垢濁民陵居殖五穀也江者貢也珍物可貢獻也河者播為九流出龍圖也淮者均均其務也濟者齊齊其度量也

林

謹按詩云殷商之旅其會如林傳曰山林之士往而不能反禮記將祭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林樹木之所聚生也今配林在泰山西南五六里子前臨郡因侍祀之

行故往觀之樹木蓋不足言由七八百載間有衰索乎

麓

謹按尚書堯禪舜納于大麓麓林屬於山者也春秋沙麓崩傳曰麓者山足也詩云瞻彼旱麓易稱即鹿無虞以從禽也

京

謹按爾雅丘之絶高大者為京謂非人力所能成乃天地性自然也春秋左氏傳莫之與京國語趙文子與叔

向游於九京今京兆京師其義取於此

陵

謹按詩云如山如陵易曰伏戎于莽升其高陵又天險不可升地險山川丘陵春秋左氏傳曰殽有二陵其南陵夏后皐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避風雨也殽在弘農澠池縣其語曰東殽西殽澠池所高國語周單子會晉厲公於加陵爾雅曰陵莫大於加陵言其獨高厲也陵有天性自然者今王公墳壟各稱陵也

丘

謹按尚書民乃降丘度土堯遭洪水萬民皆山棲巢居以避其害禹決江疏河民乃下丘營度爽塏之場而邑落之故丘之字二人立一上一者地也四方高中央下像形也詩云至于頓丘宛丘之下論語他人之賢丘陵也爾雅曰天下有名丘五其三在河南二在河北

墟

謹按尚書舜生姚墟傳曰郭氏之墟墟者虛也郭氏古

之諸侯善善不能用惡惡不能去故善人怨焉惡人存焉是以敗為丘墟也今故廬居處高下者亦名為墟姚墟在濟陰城陽縣帝顓頊之墟閼伯之墟是也

阜

謹按詩云如山如阜春秋左氏傳魯公伯禽宅曲阜之地阜者茂也言平地隆踊不屬於山陵也今曲阜在魯城中委曲長七八里雒北芒坂即為阜也

培

謹按春秋左氏傳培塿無松柏言其卑小部者阜之類也今齊魯之間田中少高卬名之為部矣

數

謹按爾雅藪者澤也藪之為言厚也草木魚鱉所以厚養人君與百姓也魯有泰野晉有泰陸秦有陽紆宋有孟諸楚有雲夢吳有具區齊有海隅燕有昭余祁鄭有圃田周有焦獲今漢有九州之藪揚州曰具區在吳縣之西荊州曰雲夢在華容縣南今有雲夢長掌之豫

州曰圃田在中牟縣西青州曰孟諸不知在何處兖州曰大野在鉅鹿縣北雍州曰弦蒲在汧縣北蒲谷亭幽州曰奚養在虎縣東冀州曰大陸在鉅鹿縣西北幷州曰昭餘祁在鄔縣北其一藪推求未得其處尚書紂為逋逃淵藪春秋左氏傳曰山藪藏疾又曰藪之薪蒸虞候守之是也

澤

謹按尚書雷夏既澤詩云彼澤之陂有蒲與荷傳曰水

草交錯名之為澤澤者言其潤澤萬物以阜民用也春秋左氏傳曰澤之萑蒲舟鮫守之韓詩內傳舜漁雷澤雷澤在濟陰城陽縣

沉

謹按傳曰沉者莽也言其平望莽莽無涯際也沉澤之無水斥鹵之類也今俗語亦曰沉澤

沛

謹按尚書春秋公羊傳齊景公循海而東師大陷沛澤

之中左氏傳齊景田于沛招虞人以弓傳曰送逸禽之超大沛沛者草木之蔽茂禽獸之所蔽匿也

湖

謹按春秋國語伍子胥諫吳王與我爭五湖之利非越乎及越滅吳范蠡乘扁舟於五湖湖者言流瀆四面所猥也川澤所仰以溉灌也今廬江臨丹陽蕪湖縣是也

陂

謹按傳曰陂者繁也言因下鍾水以繁利萬物也今陂

皆以溉灌今汝南富陂縣是也

渠

謹按傳曰渠者水所居也秦時韓人鄭國穿渠孝武帝時趙中大夫白公復穿渠故其語曰田於何所池陽谷口鄭國在前白渠起後舉鍤為雲決渠為雨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禾黍衣食京師數百萬口又鄭當時穿渠以利漕道若此非一官民俱賴其饒焉

溝

謹按周禮溝者溝也廣四尺深四尺漢書高祖與項羽要割鴻溝以東為楚是也鴻溝在滎陽縣

洫

謹按周禮十里為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故謂之洫論語曰禹盡力乎溝洫

風俗通義卷十